

## 卷第四 神仙四

王子喬 鳳綱 琴高 鬼谷先生 蕭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衛叔卿 張楷 陽翁伯

王子喬

王子喬者，周靈王太子也。好吹笙作鳳凰鳴。游伊洛之間，道士浮丘公，接以上嵩山，三十餘年。後求之於山，見桓良曰：「告我家，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。果乘白鶴，駐山嶺。望之不到，舉手謝時人，數日而去。後立祠於緱氏及嵩山。（出《列仙傳》）」

鳳綱

鳳綱者，漁陽人也。常彩百草花，以水漬封泥之。自正月始，盡九月末止，埋之百日，煎九火。卒死者，以藥內口中，皆立活。綱常服此藥，至數百歲不老。後入地肺山中仙去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」

琴高

琴高者，趙人也，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。行涓、彭之術，浮游冀州涿郡間，二百餘年。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，與弟子期之曰：「皆潔齋，候於水旁，設祠屋。」果乘赤鯉來，坐祠中，且（且原作且，據明抄本改）有萬人觀之。留一月餘，復入水去。（出《列仙傳》）」

鬼谷先生

鬼谷先生，晉平公時人，隱居鬼谷，因為其號。先生姓王名利，亦居清溪山中。蘇秦、張儀，從之學縱橫之術。二子欲馳騖諸侯之國，以智詐相傾奪，不可化以至道。夫至道玄微，非下才得造次而傳。先生痛其道廢絕，數對蘇、張涕泣，然終不能寤。蘇、張學成別去，先生與一隻履，化為犬，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。先生凝神守一，樸而不露。在人間數百歲，後不知所之。秦皇時，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，有鳥御草以覆死人面，遂活。有司上聞，始皇遣使賚草以問先生。先生曰：「巨海之中有十洲，曰祖洲、瀛洲、玄洲、炎洲、長洲（長洲二字原缺，據黃本補）元洲、流洲、光生洲、鳳麟洲、聚窟洲、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。生在瓊田中，亦名養神芝。其葉似菰，不叢生，一株可活千人耳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」

蕭史

蕭史不知得道年代，貌如二十許人。善吹簫作鸞鳳之響。而瓊姿煒燁，風神超邁，真天人也。混跡於世，時莫能知之。秦穆公有女弄玉，善吹簫，公以弄玉妻之。遂教弄玉作鳳鳴。居十數年，吹簫似鳳聲，鳳凰來止其屋。公為作鳳台。夫婦止其上，不飲不食，不下數年。一旦，弄玉乘鳳，蕭史乘龍，昇天而去。秦為作鳳女祠，時聞簫聲。今洪州西山絕頂，有蕭史仙壇石室，及岩屋真像存焉。莫知年代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」

徐福

徐福，字君房，不知何許人也。

秦始皇時，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，數有鳥銜草，覆死人面，皆登時活。有司奏聞始皇，始皇使使者賚此草，以問北郭鬼谷先生。雲是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，生瓊田中，一名養神芝，其葉似菰，生不叢，一株可活千人。始皇於是謂可索得，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，乘樓船入海。尋祖洲不返，後不知所之。

逮沈羲得道，黃老遣福為使者，乘白虎車，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，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，俱來迎羲而去。由是後人知福得道矣。

又唐開元中，有士人患半身枯黑，御醫張尚容等不能知。其人聚族言曰：「形體如是，寧可久耶？聞大海中有神仙，正當求仙方，可癒此疾。」宗族留之不可，因與侍者，賚糧至登州大海側，遇空舟，乃賚所攜，掛帆隨風。可行十餘日，近一孤島，島上有數百人，如朝謁狀。須臾至岸，岸側有婦人洗藥，因問彼皆何者。婦人指云：「中心床坐，須鬢白者，徐君也。」又問徐君是誰。婦人云：「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？」曰：「知之。」「此則是也。」

頃之，眾各散去，某遂登岸致謁，具語始末，求其醫理。徐君曰：「汝之疾，遇我即生。」初以美飯哺之，器物皆奇小，某嫌其薄。君云：「能盡此，為再饗也，但恐不盡爾。」某連啖之，如數甌物致飽。而飲亦以一小器盛酒，飲之致醉。

翌日，以黑藥數丸令食，食訖，痢黑汁數升，其疾乃愈。某求住奉事。徐君云：「爾有祿位，未宜即留，當以東風相送，無愁歸路遙也。」復與黃藥一袋，云：「此藥善治一切病，還遇疾者，可以刀圭飲之。」

某還，數日至登川，以藥奏聞。時玄宗令有疾者服之，皆愈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及《廣異記》）」

王母使者

漢武帝天漢三年，帝巡東海，祠恒山，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，吉光毛裘。武帝以付外庫，不知膠、裘二物之妙也，以為西國雖遠，而貢者不奇，使者未遣之。帝幸華林苑，射虎兕，弩弦斷。使者時隨駕，因上言，請以膠一分，以口濡其膠，以續弩弦。帝驚曰：「此異物也。」乃使武士數人，對牽引之，終日不脫，勝未續時也。膠青色，如碧玉。吉光毛裘黃白，蓋神馬之類。裘入水終日不沉，入火不焦。帝悟，厚賂使者而遣去。集弦膠出自鳳麟洲，洲在西海中，地面正方，皆一千五百里，四面皆弱水繞之。上多鳳麟，數萬為群。煮鳳喙及麟角，合煎作膠，名之「集弦膠」，一名「連金泥」。弓弩已斷之弦，刀劍已斷之鐵，以膠連續，終不脫也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」

月支使者

漢延和三年春，武帝幸安定。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，大如雀卵，黑如桑椹。帝以香非中國所乏，以付外庫。

又獻猛獸一頭，形如五六十日犬子，大如狸，其毛黃色。國使將以呈帝，帝見使者抱之以入，其氣禿悴，尤怪其所貢之非。問使者曰：「此小物，何謂猛獸？」

使者對曰：「夫威加於百禽者，不必計其大小。是以神驪為巨象之王，鳳凰為大鵬之宗，亦不在巨細也。臣國此去三十萬里，常占東風入律，百旬不休；青雲乾呂，連月不散者。中國將有好道之君矣。我國王將仰中土而慕道風，博益玉而厚靈物。故搜奇絕而索神香，步天林而請猛獸，乘肥車而濟弱水，策驥足以度飛沙。契闊途徑，艱苦蹊路，於今十三年矣。神香服之，長生不死。猛獸食之，

之魍魎。夫此二物者，實濟眾生之至要，助至化而昇平。豈圖陛下，乃不知貴乎！是臣國占風之謬也。今日仰鑒天姿，乃非有道之君也。眼多視則貪恣，口多言則犯難，身多動則注賊，心多節則奢侈，未有用此四多，而天下成治者也。」

帝默然不平。帝乃使使者敕猛獸發聲，試聽之。使者乃指獸，令發一聲，獸舔唇良久，忽如天雷霹靂之響。又作，兩目如礪碑之炎光，久乃止。

帝登時顛蹶，掩耳振動，不能（能原作然。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自止。侍者及（及原作乃。據明抄本。陳校本改。）武士皆失仗。帝忌之，因以此獸付上林苑，令虎食之。虎見獸，皆相聚屈跡如也。

帝恨使者言不遜，欲罪之。明日，失使者及猛獸所在。

至始元元年，京城大疫，死者太半，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，其死未三日者皆活。香氣經三月不歇，帝信神香，乃秘錄餘香。一旦函檢如故，而失香也。

此香出於聚窟洲人鳥山，山上多樹，與楓樹相似，而香聞數里，名為返魂樹。亦能自作聲，如群牛吼，聞之者心振神駭。伐其木根，於玉釜中煮取汁，更以微火熟煎之，如黑粒狀，令可丸，名為驚精香，或名振靈丸，或名返生香，或名振檀香，或名卻死香，一種六名。斯實靈物也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衛叔卿

衛叔卿者，中山人也。服雲母得仙。

漢儀鳳（二字有誤）二年，八月壬辰，孝武皇帝閒居殿上，忽有一人乘雲車，駕白鹿，從天而下，來集殿前。其人年可三十許，色如童子，羽衣星冠。帝乃驚問曰：「為誰？」答曰：「吾中山衛叔卿也。」帝曰：「子若是中山人，乃朕臣也，可前共語。」叔卿本意謁帝，謂帝好道，見之必加優禮。而帝今云是朕臣也，於是大失望，默然不應。忽焉不知所在。

帝甚悔恨，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，推求叔卿，不得見。但見其子名度世，即將還見。帝問云：「汝父今在何所？」對曰：「臣父少好仙道，嘗服藥導引，不交世事，委家而去，已四十餘年。雲當入太華山也。」帝即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，求尋其父。到山下欲上，輒火，不能上也。

積數十日，度世謂使者曰：「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？」乃齋戒獨上。

未到其嶺，於絕岩之下，望見其父，與數人博戲於石上。紫雲蔚蔚於其上，白玉為床，又有數仙童執幢節，立其後。度世望而載拜。

叔卿曰：「汝來何為？」

度世曰：「帝甚恨前日倉卒，不得與父言語，今故遣使者梁伯，與度世共來，願更得見父也。」

叔卿曰：「前為太上所遣，欲誡帝以大災之期，及救危厄之法，國祚可延。而強梁自貴，不識真道，而反欲臣我，不足告語，是以去耳。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，吾終不復往耳。」

度世曰：「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？」

叔卿曰：「洪崖先生、許由、巢父、火低公、飛黃子、王子晉、薛容耳。今世向大亂，天下無聊，後數百年間，土滅金亡。汝歸，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，函中有神素書，取而按方合服之，一年可能乘雲而行。道成，來就吾於此。勿得為漢臣也，亦不復為語帝。」

度世於是拜辭而去，下山見梁伯，不告所以。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，乃叩頭於度世，求乞道術。

先是度世與之共行，見伯情行溫實，乃以語之。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。後掘得玉函，封以飛仙之香，取而餌服。乃五色雲母，遂合藥服之，與梁伯俱仙去。留其方與子，而世人多有得之者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張楷

張楷字公超，有道術，居華山谷中。能為五里霧。有玉訣金匱之學，坐在立亡之道。人學其術者，填門如市，故云霧市。今華山有張超谷焉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陽翁伯

陽翁伯者，盧龍人也，事親以孝。葬父母於無終山，山高八十里，其上無水。翁伯廬於墓側，晝夜號慟，神明感之，出泉於其墓側。因引水就官道，以濟行人。嘗有飲馬者，以白石一升與之，令翁伯種之，當生美玉。果生白璧，長二尺者數雙。一日，忽有青童乘虛而至，引翁伯至海上仙山，謁群仙。曰：「此種玉陽翁伯也。」一仙人曰：「汝以孝於親，神真所感，昔以玉種與之，汝果能種之。汝當夫婦俱仙，今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。天帝將巡省於此，開禮玉十班，汝可致之。」言訖，使仙童與俱還。翁伯以禮玉十班，以授仙童。北平徐氏有女，翁伯欲求婚。徐氏謂媒者曰：「得白璧一雙可矣。」翁伯以白璧五雙，遂媾徐氏。數年，雲龍下迎，夫婦俱昇天。今謂其所居為玉田坊。翁伯仙去後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，以紀其事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